

《装饰》杂志编辑部 编

辽宁美术出版社



装饰文丛

DECORATION THESIS COLLECTION

学 人 问 津、卷

02

02

学人问津卷



装饰文丛

DECORATION THESIS COLLECTION



《装饰》杂志编辑部 编

辽宁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装饰文丛, 学人问津卷, 02 / 《装饰》杂志编辑部编. —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314-7569-9

I. ①装… II. ①装… III. ①艺术-设计-文集
IV. ①J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38211号

出 版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邮编: 110001

发 行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印 刷 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300千字

出版时间: 2017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申虹霓

装帧设计: 彭伟哲 林 枫

责任校对: 郝 刚

ISBN 978-7-5314-7569-9

定 价: 275.00元

邮购部电话: 024-83833008

E-mail: lnmscbs@163.com

http://www.lnmscbs.com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出版部电话: 024-23835227

前言 Preface >>

《装饰》是一本有近 60 年历史的设计期刊，也是中国唯一的综合性设计类学术期刊，涵盖了设计学科所有领域。设计学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年轻的学科，并且发展、更新的速度极快，无论是观念还是具体知识，因此也对设计期刊的办刊人提出了挑战：刊物如何适应学科特点，如何准确、及时地反映全球设计发展的形势，介绍最新的成果，助推中国设计的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以一日千里的速度成长，设计在其中一方面贡献了很大力量，另一方面也同步得到了有力的环境支撑。在这样的形势下，设计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自 2007 年以来，《装饰》编辑部逐步调整办刊策略，以期更好地适应形势，推动中国设计学科的健康发展，紧密联结设计学界与产业界。这些举措得到了学界、产业界的广泛认可，在这个过程中也积淀下了一批优质的内容资源。承蒙辽宁美术出版社领导的关爱，自去年开始就酝酿出版《装饰文丛》，以图书的形式重新编辑刊物的优质内容，便于读者系统地了解相关成果。

自 2007 年 4 月始，《装饰》每期组织一个专题，名之“特别策划”，就某个话题邀约专家、学者撰文，集中讨论，拓展议题思考的维度。许多专题特意邀请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撰文，力图更为立体、全面地呈现理论探索。专题的策划使刊物每期形成一个重点，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经年累月地渐次组织，专题的策划至今已逾 100，形成富有特色的一批设计文献，也是《装饰文丛》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策划”之外，编辑部自主采编的“第一线”栏目也是《装饰》

有特色的重头内容，栏目的宗旨是更好地联系学界与业界，每期采访一位设计师或一个设计机构，选择的标准并非拘于年资或知名度，而是着重于被访对象从业经验的启发性。其中既有一线的设计明星，也有教育家、协会组织者、产业链的构造者，甚至初出茅庐的新锐，无论何种身份，我们都希望挖掘出现象背后值得深思的规律性内容，这些访问无疑构成一幅幅深入体察中国设计现场的生动画面，成为了解中国当代设计的直观窗口。

编辑部为更好呈现设计的优秀成果，除上述两个栏目之外，还有“海外动向”栏目（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双语发表其成果），“学人问津”栏目（重要学者的最新成果），“纸上展览”栏目，以及有悠久传统的“民俗民艺”“史论空间”“教学档案”“设计实践”“个案点击”等栏目。北京老字号同仁堂有副对联，“修为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装饰》编辑一直秉持着精益求精的原则来办刊，《装饰文丛》的编辑出版，既是书刊互动的一种形式，也是多年办刊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装饰》的办刊宗旨是“立足当代，关注本土”。相信《装饰文丛》对于关心中国设计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好的学术资源。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大形势下，中国的本土设计无疑将发挥更为显要的作用。而《装饰文丛》的出版也将在学术上有力推动中国设计的健康发展。

《装饰》杂志主编 方晓风

目录 Contents >>

前言

圆明园中的观鱼型景观 贾 珺 001

手工艺的传统

——对传统手工艺相关的知识体系的再认识 徐艺乙 011

构成主义在中国

——以民国期间的封面设计为例 李少波 022

尽物性，巧结体

——续解读明式家具的造型表象（一） 罗无逸 028

尽物性，巧结体

——续解读明式家具的造型表象（二） 罗无逸 038

建国瓷创作促成的景德镇复兴 [美] 姜斐德 046

吴彬《十面灵璧图》与米万钟非非石研究 黄 晓 贾 珺 050

格律设计

——针对格式系统规律预先设计的方法论 陈 楠 060

元朝刻丝的功用与其折射的文明 尚 刚 072

传统陶瓷工艺研习札记 杨永善 078

《乾隆帝雪景行乐图》与长春园狮子林续考 贾 珺 086

当代设计观念的哲学反思 周 宪 094

漆艺之美，绘画之境，生命之歌 周剑石 099

境是意象：文徵明拙政园诗画中的环境意象 梁 雯 106

湖州南浔述园记略 贾 珺 黄 晓 114

手工·工具·习惯

——与传统手工艺实践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相关的问题 徐艺乙 121

明代官窑青花瓷量产的装饰方法 陈 殿 126

华生牌电扇的设计追溯与研究 沈 榆 王 震 133

探谈中国国服的历史进程 黄能馥 139

吴冠中与中国装饰艺术语境 聂跃华 146

为生态正义而管理设计 郑巨欣 152

影星与改良旗袍：还原民国女性服饰细节中的品位与时尚 夏燕靖 159

交互设计：从物理逻辑到行为逻辑 辛向阳 167

大而能化，含蓄典雅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文化特质 尚 刚 175

古代图谱中的中国竹设计 方 海 颜 勇 181

走出东西二元论：跨文化视野下的设计史研究 袁熙旻 188

发掘产品使用说明中的设计潜能 李 典 [英] 汤姆·凯瑟迪 195

“设计活力”的深层思考

——以“红米计划”为例 陈汗青 周祎德 204

探寻多元视角下的圆明园图景 贾 珺 贺 艳 高 明 210

圆明园中的观鱼型景观

Study on the Scenes for Fishes Display in Yuanmingyuan

文 / 贾 珺

内容摘要：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以水景而著称，其中有多处池沼蓄养鱼类或与“观鱼”有关，继承了中国古代造园的一项重要传统，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本文对这一造园主题的历史沿革以及圆明三园中的相关景点进行考证，区分出“实观”“泛观”和“虚观”三种类型，并对其具体手法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圆明园、观鱼、水景

清代御苑圆明园富含水体，河湖池沼大小不一，其中多处蓄养鱼类并以“观鱼”为景观主题，不但饶有情趣，同时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造园传统的深刻影响，富有文化内涵，而且各处景致的具体手法和表现重点也各有差别，成为清代皇家园林中此类景观的重要代表。本文拟就圆明三园中的观鱼型景观的不同类型进行考辨分析，并试图进一步揭示其文化内涵和特色所在。

鱼是常见的水生动物，本身种类繁多，色彩多变，在波涛涟漪间往来穿梭游动，与水草、芦苇配合，可以为水景增加特殊的生气，兼之又充可作垂钓之用，故而世界各地的早期园林几乎都曾在水池中养鱼，以作观赏，例如在古埃及壁画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园林池塘中有多种鱼类正在畅游。

中国古典园林素重理水，有水则往往有鱼，因此从很早开始，游鱼就成为园林中的一道独特

风景。如《诗经·大雅·灵台》中记述周文王灵沼，即有“王在灵沼，于牝鱼跃”^[1]之景，其池满鱼盈的情态被后世引申为对文王盛德的赞美。

《史记》载汉武帝经营建章宫，特别提道“其北治大地，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2]汉代上林苑昆明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3]这两处都以石雕模拟海洋鱼类，并非真鱼；同时昆明池中也“养鱼以给诸陵祭祀，余付长安厨”。^[4]可见其中亦养真鱼，主要用作祭品或食材。诸侯梁孝王刘武的菟园中辟有雁池，“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5]池中自然也应有鱼，以供垂钓。

随着时代的发展，皇家苑囿和私家园林中此类景观的记载更加常见。如东汉张衡《东京赋》描写洛阳濯龙园的“九谷八溪”中呈现出“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蠃”^[6]的景象；^[7]西晋左思《魏都赋》描写曹魏邺城铜雀园有“疏圃曲池”，池内“奔龟跃鱼”；西晋石崇《思归引序》称自己的金谷园中“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8]，《金谷诗序》又载其中“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9]唐代长安禁苑中建有鱼藻宫，以鱼和水藻为主题。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作《闲居自题》诗描绘其洛阳履道坊宅园之景：“波闲戏鱼鳖，风静下鸥鹭。”^[10]如此不胜枚举。

宋代已用杂交法培育出金鱼,《程史》载:“今都中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鲤次之。贵游多凿石为池,置之檐牖间以供玩。”^[11]从此园林中更重视凿池养金鱼,以供欣赏。宋人园林常蓄观赏鱼类,如南宋刑部侍郎俞澄(字子清)的吴兴宅园中有大石潭,“潭中多文龟、斑鱼,夜月下照,光景零乱,如穷山绝谷间也。”^[12]偶尔仍有在园林水池中放置鱼类雕塑的记载,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如《宋史》载高宗所居的德寿宫“方陂石池,以水银浮金鳧鱼于上”。^[13]金代中都曾经建皇家园林鱼藻池,放养大量珍贵鱼种。

公共风景区园林也常有以观赏游鱼为主的景色,如著名的西湖十景中即有“花港观鱼”一景;山西晋祠圣母殿前有方形鱼沼,上建飞梁。而寺庙园林中常辟有放生池一类设施,既有宗教含义,也有观赏效果,如杭州清涟寺内放生池呈现出“玉泉观鱼”(又名“玉泉鱼跃”)之景,其中“陂石为池,方广三丈许,清澈见底,游鱼鳞鬣可数”。^[14]为当地名胜,乾隆帝六下江南到此,都曾为之赋诗。

“观鱼”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典故。《庄子·秋水》曾经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即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即濠水的桥上)关于“知鱼之乐”的辩论: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15]

这段典故后来经过历代文人的讨论和渲染,使得水中游鱼成为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特殊景象。因为庄子又曾钓于濮水,所以后世园林经常以“濠濮”合称,并与“知鱼”或“观鱼”之类

的主题相联系进行造景,如东晋简文帝在华林园中曾感慨道:“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16]历史上“濠濮观鱼”和“兰亭渌赏”“海上三山”等著名题材一样,逐渐成为典故式的园林景象而不断得以重现。

明代文震亨《长物志》述宅园经营,其中即专门辟有“禽鱼”一卷,分别介绍朱鱼、蓝鱼、白鱼等品种,并细述观鱼的要诀,^[17]可见至明代晚期,观鱼已经成为园居生活的一项重要雅事。明清江南园林多以水池为中心,通常有池即有鱼,不少园子都有一处或几处景致以“观鱼”来点题,如沧浪亭的观鱼处(原名濠上观)、寄畅园的知鱼槛等等。同样,明清两代北京的私家园林中也不乏鱼池之设,如《珂雪斋集》记泰宁侯府园假山“下有小池贮朱鱼,皆械水也”。^[18]《帝京景物略》记载明代外戚武清侯李氏位于京城西郊的清华园“飞桥而汀,桥下金鳞长者五尺,锦片片花影中,惊则火流,饵则霞起”。又载外城金鱼池前身为金代鱼藻池,“池泓然也,居人界而塘之,柳重覆之,岁种金鱼以为业。鱼之种,深赤曰金,莹白曰银,雪质墨章,赤质黄章,曰璚瑁。”文中对金鱼的品种、色彩作了细致的评论,介绍了饲养方法以及防病、喂饵的诀窍,同时还论及:“金鱼,古未闻。……今亦贵鲫不售鲤,盖鱼寿莫如鲤,金鲤则夭,且转身而鸿,且投饵不应,且游迟迟,不数掷出波间也。”^[19]特意对金鲫鱼和金鲤鱼的优劣进行了评价,指出金鲤鱼寿命短、体形大、游速慢、反应迟,远不如金鲫鱼那样富有活力,可见当时京城园林赏鱼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清代皇家园林鼎盛,观鱼之景几乎遍及各大御苑,如西苑三海中均有游鱼,北海设濠濮间,而蕉园(椒园)专门在正殿前辟有金鱼池;承德避暑山庄前后三十六景中分别有“石矶观鱼”“濠濮间想”和“知鱼矶”,均与“观鱼”

主题有关；清漪园昆明湖边有鱼藻轩，东部的园中园惠山园（谐趣园）有知鱼桥，如此不一而足。在清代所有御苑中，以圆明园所含观鱼型景观为最多，也最有代表性。

圆明园中与观鱼有关的景点有好多处，从造景的角度分析，大致可分成“实观”“泛观”和“虚观”三大类，下面将分别进行详细说明。

二

第一类“实观”，即确实是以欣赏游鱼为主的景点，以圆明园四十景中的坦坦荡荡以及映水兰香景区的濯鳞沼印月池为代表。

坦坦荡荡位于后湖西侧，早在康熙间雍邸赐园时期即已修筑，旧称“金鱼池”，雍正帝有“知鱼亭”和“双佳斋”题额，且有诗曰：“鳌地成卮字，注水蓄文鱼。藻映十分翠，栏围四面虚。泳游溪涨后，泼刺月明初。物性悠然适，临观意亦舒。”^[20]另有《知鱼亭待月》诗曰：“知鱼亭畔观鱼跃，得月台前望月升。”^[21]可见当时此景筑有“卮”字形的池塘，周围设置栏杆，水中蓄养游鱼，成为主人经常临观的场所。

至乾隆时期，金鱼池已被改建。从乾隆九年（1744年）《圆明园四十景图》上看，水池改作方形，中间辟有平台和平桥，分隔成4块曲尺形小池，但彼此有桥洞连通，水中点缀了一些山石。（图1）池边均裁为直线，与御园中绝大多数曲折的池岸不同。建筑物相对简单，其正宇为素心堂，三楹，居南；北面池中平台上建五楹水榭，名“光风霁月”，水上另有一小亭。

（图2）南面陆地上则有知鱼亭、双佳斋、萃景斋等附属建筑。乾隆帝《坦坦荡荡》诗序描绘此处景致：“凿池为鱼乐国，池周舍下，锦鳞数千头，喁喁拨刺于荷风藻雨间。回环泳游，悠然自得。”其诗句称：“凿池观鱼乐，坦复坦荡荡。泳游同一适，奚必江湖想？”^[22]

杨鸿勋先生曾有《略论圆明园中标题园的变

体创作》^[23]一文，认为圆明园坦坦荡荡的景致模仿自杭州“玉泉鱼跃”，属于变体创作。经过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景象确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均为方形水池，旁设平台、水榭、小亭、栏杆，水中置有湖石，而且都以游鱼为欣赏的重点。但乾隆帝首次南巡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而从《四十景图》上看，圆明园坦坦荡荡的改建早在乾隆九年（1744年）之前即已完成，二者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不过确实不排除坦坦荡荡的金鱼池有模拟寺院放生池的意思。

这里是全园规模最大的一处金鱼池，法国传教士王致诚的《圆明园纪事书札》曾记：

有金鱼一种，视为珍品，鱼身大半作金黄色，然亦有银色与蓝红绿紫黑及胡麻炭色者，又有诸色混合者。园中鱼沼甚多，而以此为最。因其面积大也。沼有细铜丝网作篱，以防鱼之散布全池也。^[24]

信中描绘的鱼沼必指坦坦荡荡的鱼池而言。这个水池以砖石砌筑，池水较深，周边设有石栏杆，平台和平桥通道上则安装红木栏杆，池水环绕中央的平台水榭，不但使得水面本身具有一定的变化，同时也增加了观赏游鱼的立足点并缩短了视线距离。池中布有铜丝网，所蓄金鱼当颇为珍贵，从《四十景图》上也可见到游鱼穿梭的景象。（图3）水中以湖石叠成假山，其遗址已被发掘，大致景貌至今仍可辨别。（图4）

濯鳞沼是园中另一处鱼池，位于映水兰香景区，其西又有印月池，与濯鳞沼名虽为二，实际合为一体。此水池与南侧河道直接相通，中间用鱼间隔。池中筑有平台，上建三间殿宇，雍正帝题有“印月池”额，而水池东北院中一座五间小殿则悬挂“濯鳞沼”匾，平台南侧另有一小亭伸入水中，名“钓鱼矶”。（图5）清代后期样式雷图所示格局与乾隆九年（1744年）《圆明园四十景图》略有出入（图6），但大体相似。整个水池被平台、游廊分隔成长条形，北部池岸平



图1 《圆明园四十景图》中的坦坦荡荡金鱼池——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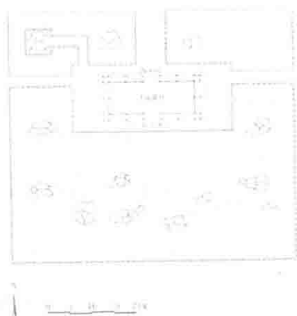


图2 坦坦荡荡金鱼池平面图——根据样式雷图重新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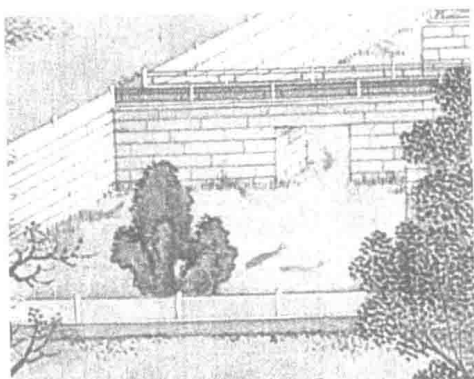


图3 《圆明园四十景图》所示坦坦荡荡金鱼池中的游鱼——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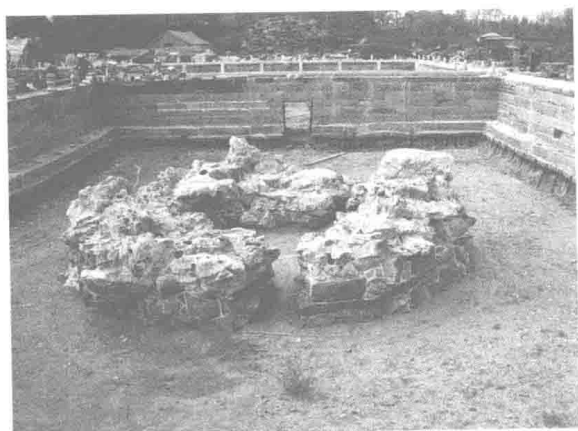


图4 坦坦荡荡金鱼池遗址——作者自摄



图5 《圆明园四十景图》中的濯鳞沼印月池——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直，南端则并无明确的边界，岸边也不设栏杆，池上跨桥，平台边另有踏步探至水面。

雍正帝《秋夜印月池作》有句：“松引仙禽舞，萍摆锦鲤沉。”^[25]乾隆帝《濯鳞沼》诗序称：“印月池之右，别为一沼，有闸通水，育热河美鲫鱼数百头，取携为便。”^[26]《钓鱼矶》诗序称：“回廊接小亭独出水面。时弄竿线，不在得鱼否耳。”^[27]则此处当为赏鱼兼垂钓的所在，池中所蓄为鲫鱼，来自热河，与坦坦荡荡的品种不同。乾隆帝有诗咏道：“文鳞千许头，灵恣悠悠游。……闯萍堤影动，戏藻浪花浮。”^[28]估计其中放养的鲫鱼数量很多，与浮萍、水藻相伴，景色也是不错的。

坦坦荡荡和濯鳞沼印月池这两处景点都是典型的“实观”之景，均凿有相对独立的几何形水池，蓄养特殊品种的鱼类，亭榭之设仅作陪衬，

地面上没有特别的花木假山之设，游鱼成为主要的观赏对象。

除了以上两处之外，圆明三园其他一些大景区也经常会在某个院落中专辟一个鱼池。例如九州清晏怡情书史殿后设有一个长条形鱼池，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曾在池内添做养鱼砖井一眼^[29]；从样式雷图上看，在方壶胜境景区的锦绮、翡翠二楼一侧各凿有一个小鱼池，均为长方形，左右对称；圆明园西南角的藻园中也辟有鱼池，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曾在鱼池北修葺游廊；长春园鉴园北部有一鱼池，北为半圆形，南为条形，整体轮廓近于勾形。

长春园玉玲珑馆的澹然书屋北侧游廊环绕一个独立的小院，院中也辟有小池，本为规整的方形平面，因中间筑有一座仿船形的芥舟而变成曲尺形，池中养鱼，乾隆帝时常临观，并有诗吟咏：

“阶砌临绿水，窗牖糊玻璃。坐可数游鱼，俯堪
擷藻蕝。”^[30]“方塘半亩犹然欠，澹趣凭来览有
余。此意问谁能会得，画波几个小金鱼。”^[31]

栏坐可数游鱼。”^[41]“帘下细云猜乳燕，阶平镜水数游鱼。”^[42]如此等等。清帝来此消夏，虽主要不是为了赏鱼，但观鱼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除池上居外，圆明园中的藏书楼文渊阁前也筑有一片较大的水池（图8），中心竖立大型湖石“玲峰”，两岸叠石斑驳，遍植青竹，据金勋先生记述，“池水由西北角流入，深五、六尺，清可见底。池水饲金鱼，大可盈尺，何止数千之多。沿池山石以上，陈列各种花盆，花开五色，灿烂如锦，序时更换，常呈繁盛。”^[43]说有数千条鱼，恐有夸张之处，但此池应该确实蓄有金鱼，与湖石、盆花组成生动有机的景致。

花港观鱼是圆明园仿西湖十景之一，位于西峰秀色景区北侧溪流之上，原是一座三开间的廊桥（图9），至乾隆晚期改为七间过河敞厅。无论是廊桥还是敞厅，都直接跨在水池北侧的溪流之上，水中可能放养一些特殊的鱼种，随水流而动，人在其中，从左右两侧都可以观赏游鱼。

长春园狮子林的曲池模仿苏州狮子林的玉鉴池，也和原型一样蓄养观赏鱼种。从样式雷图上看，水池中央放置了一座方形的鱼箱，以更好地养护游鱼。（图10）

《长物志》记载：“阶前石畔凿一小池，必须湖石四围，泉清可见底。中蓄朱鱼、翠藻，游

泳可玩。四周树野藤、细竹，能掘地稍深，引泉脉者更佳，忌方圆八角诸式。”^[44]圆明三园中的泛观型的鱼池均采用不规则的形状，尺度一般大于实观的几何形鱼池，周围以自然石块堆叠驳岸，更强调与植物、假山的配合，符合《长物志》所定的标准。

从御制诗文判断，在另外一些景区的水池中也含有游鱼，清帝游览之中，常会注意到这些鱼儿，如雍正帝《春夜永春亭作》云：“鱼跃清波惊犬吠，月穿绿柳觉莺眠。”^[45]嘉庆帝《澄光榭》诗云：“静聆觅友巡檐雀，乍见浮波在藻鱼。”^[46]咸丰帝题绮春园畅和堂诗有“濯浪金鳞看活泼”^[47]之句。这些游鱼同样成为所在景区水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类“泛观”的景点中，景致的构成很丰富，鱼并非观赏的主角，数量未必很多，似乎也不强调特异的品种。在此游鱼只是景致的一个组成要素而已，主要作用是增添池水的生气。

四

圆明园中第三类观鱼景观属于“虚观”，以鱼跃鸢飞景区为代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园中大多数其他水景都可以看作是此类观鱼之景的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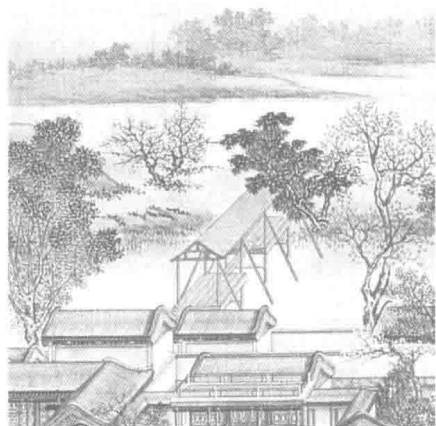


图8 文渊阁水池平面图——根据样式雷图重新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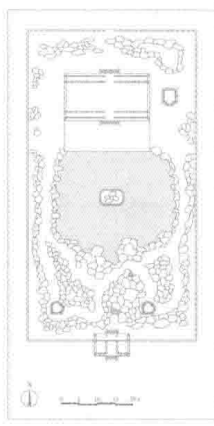


图9 《圆明园四十景图》中的花港观鱼——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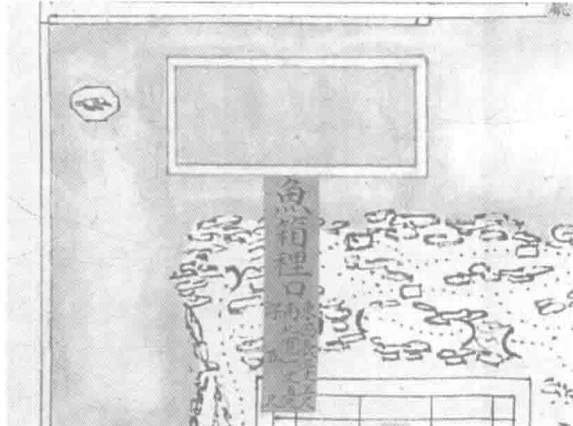


图10 样式雷图上的狮子林鱼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提供



图11 《圆明园四十景图》中的鱼跃鸢飞景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12 《圆明园四十景图》中的九洲清晏景区鱼跃鸢飞水榭——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鱼跃鸢飞是四十景之一，位于御园北端。其主体建筑是一座方形的重檐楼阁，跨在溪流之上。（图11）乾隆帝《鱼跃鸢飞》诗序称：“檐桷翼翼，户牖四达。曲水周遭，俨如萦带。两岸村舍鳞次，晨烟暮霭，蓊郁平林，眼前景物活泼泼地。”^[48]诗中并没有提到游鱼景观。

“鸢”指飞鹰，此处与“鱼”并列，源自《诗经·大雅·旱麓》的“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被引申为“德教明察，万物得所”之意，后世诗文常以“鱼鸢”为特定的典故（例如毛泽东主席青年时代所作的《沁园春·长沙》：“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实际上与《诗经》的意思也很接近）。鱼跃鸢飞景区同样借用了这个典故，虽不排除溪流中确实有鱼，但从更高的层面来说，此处临近北苑墙，可俯瞰园外，视野开阔，极有农家水村的风韵，鱼和鸢均非限于实指，而是对其周围畅达活泼景象的一种象征性的概括。

此外，九洲清晏西北角上曾有临水一榭也题额为“鸢飞鱼跃”（图12），情形大致类似。清帝园居期间所作的一些御制诗也经常使用“鱼鸢”之典，如乾隆帝《含清阁》诗曰：“春秋足风月，飞跃有鸢鱼。”^[49]《味腴书屋》诗：“跃

飞精趣察鱼鸢”，^[50]《映清斋》：“鱼跃何尝离藻浦，鸢飞每亦下云涯。”^[51]道光帝《茜园》诗：“芦荻疏疏连岸角，生机活泼悟鱼鸢。”^[52]这些均是在观水的同时所产生的一种联想，鱼和鸢一样，已经成为一种虚拟的概念，具有抽象符号的意义。

在历代清帝吟咏圆明园的大量诗作中，鱼是很常见的意象。例如乾隆帝《御园暮春即事》：

“泼刺鱼跳依藻见，栗留鸢语隔林闻”^[53]，《夏日御园闲咏》：“鱼唼花红浮水面，鸟为知寒自补窠”^[54]，《御园秋深》：“蛩音鸣节晚，鱼跃怯波寒”^[55]，《御园初冬》：“却疑嫩紫放新科，鱼偏识节群辞饵（霜降后鱼不饵）”^[56]，四季之景中均可见到鱼的身影。再如《雨后圆明园》：

“画栋参差燕，文波泼刺鱼”^[57]，《首夏奉皇太后御园行乐之作》：“鱼识锦纹浮翠浪，鸟鸣仙乐下瑶阶”^[58]，《恭奉皇太后御园赏荷》：“鱼鲜弄珠跃纹绮，蝉如度曲杂清弦”^[59]，《御园舟泛三首》：“棹蔓藻醉鱼跃，帆拂垂杨乳燕飞”^[60]，如此不胜枚举。诗中“鱼”经常与各种鸟类或鸣蝉形成对仗，并与动态的水波涟漪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泛舟、赏荷时的一种必然的点缀。

由此看来，“虚观型”的观鱼之景其实重点

已经不在于观赏鱼的实体，而是更大的范围内富有生机的水景及其周围环境。当类似景致呈现的时候，虽然未必有真鱼出没，却自然令人联想到游鱼，颇有几分“眼中无鱼，心中有鱼”的意思。

五

圆明三园是典型的平地水景园，其中水系纵横，堪称鱼的天堂，各处放养鱼类数量很多。乾隆二年（1737年）内务府有奏案提及分七次将畅春园之鱼网入圆明园河内，鱼的总数在1万条以上：“臣遵旨自本月十二日起，至二十日，臣七次往畅春园内等处网得金鱼等鱼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尾。此内除鱼、黑鱼赏给网鱼人等外，圆明园共放鱼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尾”。后附清单：“大金鱼二百十九尾，小金鱼四百十四尾，鲤鱼四百二十七尾，鲛鱼一百八十尾，青鱼三尾，白鱼一百三十五尾，胖头鱼三百三十五尾，嘎呀鱼一百八十尾，鲫鱼等鱼一万零二百五十七尾。”^[61]种类包括大金鱼、小金鱼、鲤鱼、鲛鱼、青鱼、白鱼、胖头鱼、嘎呀鱼、鲫鱼等，品种很丰富。

这么多鱼平时需要喂食，所需颇大，对此《养吉斋丛录》曾载：“园中自谷雨至霜降，饲金鱼，每日例支九十饼。”^[62]此处“饼”应指“银饼”。

以专门赏鱼为主的鱼池大多需要特别砌筑，池底或设有水井，如怡情书史院内所做养鱼砖井，里口上径六尺，下径七尺，深五尺三寸，安松木井盘、青砂石井口。^[63]同时在其入水通道以及主要的水关、水闸等处需要专门设置铜丝或铁丝的鱼罾（渔网），如内务府《活计档》曾记载：“（雍正八年八月初一日）太平台养金鱼处着安红铜丝系罾三块。”^[64]前引王致诚信札中也提及“沼有细铜丝网作篱，以防鱼之散布全池也”，可见此为必要措施。鱼罾易破，需要经常维修更换，内务府档案中可以见到不少相关记载。^[65]

圆明三园中所养鱼似乎主要作观赏之用，清帝未必真的有垂钓的雅兴，也未见捕鱼的记载。倒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内务府奏折记载有太监在圆明园中藻园内土山后高水河一带偷钓鱼，被抓获后供称：“河水甚浅，不能网捞”^[66]，可以成为圆明园养鱼情况的一个注脚。

除了鱼池之外，圆明园中也在室内用鱼缸和玻璃瓶养鱼。内务府《活计档》曾载：“（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将五福堂、苏堤春晓现安设鱼钢（缸）一对，着配做架座。”^[67]乾隆帝另作有《瓶鱼》诗描述养鱼的玻璃瓶：“玻璃瓶子贮鱼儿，庙市寻常衔鬻之。”^[68]另外一些荷花盆中同样可以养金鱼，如乾隆帝有《盆荷》诗曰：“益清花犹鲜，下可游锦鱼。”^[69]

古人观鱼，颇讲究时辰。《长物志》记载：“（观鱼）宜早起未出时，不论陂池盆盎，鱼皆荡漾于清泉碧沼之间；又宜凉天夜月，倒影插波，时时惊鳞泼刺，耳目为醒。至如微风披拂，琮琤成韵，雨过新涨，縠纹皱绿，皆观鱼之佳境也。”^[70]长期在圆明园生活的五朝清帝中，乾隆帝最喜欢赏鱼，园居期间，经常在清晨的时候去坦坦荡荡的金鱼池亲自喂鱼取乐，按《穿戴档》记载，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四月至七月间，乾隆帝就共去金鱼池喂鱼达67次之多（其中4月19次，5月20次，6月17次，7月11次）。^[71]他专门有《饲鱼》一诗描述其中乐趣：“坐石俯澄波，游鳞生趣多。识人先已待，得饲乐无过。诘是曝腮鲤，堪方听讲鹅。竿丝权且置，非欲效詹何。”^[72]除时辰因素以外，观鱼也具有季节性，最宜于春夏两季。以圆明园而论，春天到来，有“波涨鱼儿跃，窗开燕子穿”^[73]的景象；夏天则是“鱼飞常入境，蝉韵自调琴”。^[74]有时冬末初春的时候，水面还结着冰，已可看见鱼儿游动，如乾隆帝《濯鳞沼》诗曾记：“试向一层冰下看，文鳞依旧濯其中。”^[75]这些不同季节的实景观象可以与前文所述四季虚观之景形成很好的互补。

综合而言，在古代园林中观鱼场所是一种具有文化含义的特殊景象，因此清帝在御园鱼池玩赏之余，也没有忘记拿《庄子》中的“知鱼”典故来议论一番，如乾隆帝《坦坦荡荡》诗中曾称“却笑蒙庄痴，尔我辨是非。有问如何答，鱼乐鱼自知”。^[76]对于在圆明园长期生活的五朝清帝而言，鱼乐虽未必可知，但御园中的赏鱼之乐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注释：

- [1]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516页。
- [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北京，1959，第482页。
- [3]佚名著，[清]张澍辑：《三辅故事》，中华书局，北京，1985，第10页。
- [4]佚名著，王云五编：《三辅黄图》，商务印书馆，上海，1936，第32页。
- [5][晋]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北京，1985，第15页。
- [6][汉]张衡：“东京赋”，见（梁）萧统编，海荣、秦克标校：《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9页。
- [7][晋]左思：“魏都赋”，见（梁）萧统编，海荣、秦克标校：《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40页。
- [8][晋]石崇：“思归引序”，见（梁）萧统编，海荣、秦克标校：《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384页。
- [9][晋]石崇：“金谷诗序”，见[明]梅鼎祚编：《西晋文纪》，清乾隆年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5。
- [10][唐]白居易：“闲居自题”，见《御定全唐诗》，清乾隆年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453。
- [11][宋]岳珂：《桯史》，中华书局，北京，1981，第143页。
- [12][宋]周密著，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中华书局，北京，1988，第15页。
- [13][元]脱脱等编撰：《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386。
- [14][清]高晋等编：《南巡盛典》，乾隆三十六年刊本，卷22。
- [15][清]王先谦撰写，沈啸寰点校：《庄子集解》，中华书局，北京，1987，第148页。
- [16][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29页。
- [17][明]文震亨著，陈植校注：《长物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南京，1984，卷4。
- [18][明]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363页。
- [19][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第102、218页。
- [20][清]胤禛：《世宗御制文集》，清光绪二年刊本，卷26。
- [21]同[20]，卷28。
- [22][清]弘历：《高宗御制诗初集》，清光绪二年刊本，卷22。
- [23]杨鸿勋：“略论圆明园中标题园的变体创作”，见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备委员会编：《圆明园》第1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81：第67—70页。
- [24][法]王致诚著，唐在复译：“圆明园纪事书札”，见王道成主编，方玉萍副主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北京出版社，1999，第884页。
- [25]同[20]，卷30。
- [26][清]弘历：《高宗御制诗二集》，清光绪二年刊本，卷87。
- [27]同[26]，卷87。
- [28]同[25]。
- [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211页。
- [30][清]弘历：《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九十八。
- [31]同[30]，卷七十一。
- [32]张恩荫：《圆明园变迁史探微》，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3，第122页。
- [33]同[26]，卷73。
- [34]同[26]，卷44。